



貴州和平村 日俘再生地

■和平村前院辦公樓。
記者張文斌攝

促軍國主義分子 變反戰和平先鋒

貴州省鎮遠縣和平村，有着國內現存唯一的戰俘收容所，全稱是「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」，起源於1938年湖南常德，後遷址貴州鎮遠。在鎮遠六年期間，先後關押日本戰俘600餘人。和平村本着「優待俘虜」的原則，採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，使許多戰俘從軍國主義分子轉變為反對戰爭的和平先鋒。他們撰寫反戰宣傳單、在抗戰前線作反戰喊話、排演反戰話劇、提供個人信息匯集成情報，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悅 貴州鎮遠報導

1938年2月23日，武昌憲兵隊把在湖北武漢的日軍俘虜押運到湖南常德，關押在明清時期鹽關的倉庫裡，將這裡作為臨時日軍戰俘收容所，由留日歸國的鄒任之任所長。同年7月1日，國民政府軍政部將鹽關臨時收容所改名為「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」，定為團級機構，對外又稱「和平村」。此時，已關押戰俘70餘人。

同年11月8日，因武漢失守，日軍大舉南下，第二俘虜收容所奉命向貴州鎮遠轉移。11月20日，鄒任之押解100多名日俘到達鎮遠，起初落腳在鎮遠府城沖子口巷的兩湖小學，後轉移至位於鎮遠衛城的「貴州模範監獄」。1939年4月28日，第二俘虜收容所全體人員及日俘到達鎮遠，對外仍稱「和平村」。

1942年6月，康大川奉命來到和平村，任中校主任管理員，組織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會和平村訓練班，此前已有反戰同盟重慶總部、桂林支部的20多名盟員到達這裡。此時，和平村關押的戰俘已經達到600多人。其中，前院樓上收容100多人，23人為反戰盟員，稱為「訓練班」；從各地臨時收容所轉來的50多人，稱為「新生班」；還有一個21人的「研究班」。鎮遠縣文史專家黃貴武介紹，反戰盟員最終發展至137人，他們住在前院樓上。那些守規矩不鬧事的戰俘則統一住在樓下大廳，而頑固反抗的都被關在了和平村後院的防空洞裡。

1944年，日軍佔領廣西，攻入貴州獨山縣，國民政府軍政部決定於1944年8月將第二俘虜收容所遷至重慶市巴縣鹿角鄉。1946年3月，在華所有日俘全部被遣返。反戰同盟137名盟員，則以「長谷川特種部隊」名義從上海乘海輪回到日本。

人性化管理 改善收容環境

康大川於1942年到鎮遠和平村組織反戰盟員訓練班，推動日俘的改造工作。他到任後，着手改善收容所衛生差、營養差、醫療設備差的狀況。他組織日俘在收容所內打井取水，還組織日俘上山採野菜、摘野果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，和平村展覽館目前還保留着他們當年上山摘菜、下河抓魚的工具。康大川早年留學日本，十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習性，因此，他專門修建了浴室，配有木屐、浴桶和搓背的木板，滿足日俘洗澡的習慣，同時也減少了疾病的傳染。據資料記載，當時貴州省紅十字會選定期派醫務人員為戰俘做檢查。

此外，康大川還特別重視與日俘的思想交流，他與日俘同吃同住，與覺醒的日俘交朋友，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狀況，還邀請師範學校的學生與日俘聯誼。和平村陳列室根據江川洋所著《和平村二十四小時》製作了一份「俘虜每日活動時間安排表」，表上顯示，日俘每天有大量自由時間，可下象棋、圍棋，可打棒球、藤球，還可自由看書讀報、談論時事。

編寫反戰資料150餘種

據統計，自1942年到1944年兩年半時間裡，從鎮遠和平村送到重慶的資料，共計150餘種，這些都是反戰盟員根據掌握的資料和日俘提供的信息編寫而成的。

鎮遠和平村訓練班不斷向新來的俘虜搜集日本國內、中國淪陷區、日軍內部的情况，並且分成工人問題、農村問題、軍事問題及其他問題四個研究組。正如黃貴武所說：「一個人的信息是零星的、無意義的，一群人的信息組合起來就是情報。」

黃貴武介紹，農村問題研究組編寫了《戰時狀態下農村變遷情況》，軍事問題研究組開展了「日軍出征士兵和家屬心理」、「日軍暴行」等調查，編成資料，及時送到重慶各機關，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、文化工作委員會《敵情研究》等刊登。



■鎮遠縣文史專家黃貴武接受本報記者採訪。記者張文斌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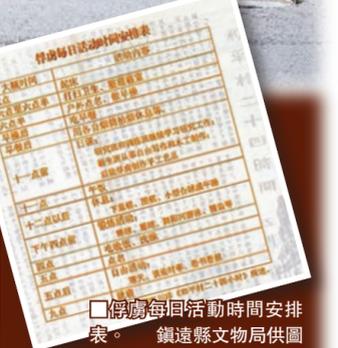
■和平村大門。記者張文斌攝



■和平村後院澡堂和食堂。記者徐悅攝



■當年日本戰俘的床，床柱上都標註了相應的名字。鎮遠縣文物局供圖



■俘虜每日活動時間安排表。鎮遠縣文物局供圖

長谷川敏三：從戰俘到反戰盟員

長谷川敏三是日本新潟縣人，畢業於東京明治大學。1937年被徵入伍，擔任少尉。1938年3月被俘，後押到重慶收容所。開始，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，意志消沉，十分絕望。1939年6月，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互來到重慶收容所，與長谷川敏三有了一些接觸，他思想上受到啟發，漸漸相信，自己不會被處死。

1941年，長谷川敏三和其他戰俘一起被押送到鎮遠，他在新生班帶頭參加了和平村訓練班，並擔任這個班的領導人。他還開始大量閱讀反戰的文章和書籍，思想得到了徹底轉變。後來，長谷川敏三正式加入了訓練班，並成為訓練班的核心人物。

在鎮遠和平村期間，長谷川敏三積極編寫反戰宣傳刊物。1943年，鎮遠和平村訓練班編輯出版了《東亞和平》月刊，總編是康大川，具體組織、編輯工作則由長谷川敏三承擔。他還多方搜集資料，寫成了向日本士兵、工人、農民和其他階層人士宣傳的無線電廣播資料和傳單，比如《告在中國的日本派遣軍各位官兵》、《約日本新法西斯評論家穗積七郎》等。

終生致力中日友好
回日本後，長谷川敏三長期擔任中日友好協會日本總部事務局長，在他的影響下，他的家人也成了中日友好事業的積極分子。長谷川敏三曾於1982年、1985年、1987年三次率團訪問中國，來到鎮遠螺獅橋時，他們集體跪拜，稱「和平村是再生之地」、「鎮遠是第二故鄉」。他們還贈送給和平村陳列室許多反戰同盟資料等歷史文物。



■反戰盟員重回和平村時贈送的錦旗。鎮遠縣文物局供圖

目擊者：「一點也不像對待犯人」

89歲的何璇老人年幼時曾多次進入和平村。當時，何璇是鎮遠縣中學的學生，姐姐何瑤珍是師範學校的學生，她們姐妹分別是所長莫錦龍兩個女兒的同學，因此有機會進入和平村。此外，何瑤珍作為師範學校歌詠隊的隊員，常常與戰俘聯歡，何璇也跟着姐姐參加聯歡活動。

何璇說，當時的和平村基本就是現在的樣子，變化不大。如今的後院就是當年戰俘打棒球的地方，她所見到的戰俘都沒有戴手銬腳鐐，「一句話，一點也不像對待犯人」。她回憶道，當時和平村常常組織戰俘到舞陽河（時稱楊柳灣）游泳，百姓不覺得他們可怕，也不干擾他們。日本戰俘擅長做手工藝品，他們做的扇子和小提琴都非常受百姓歡迎，何璇家買過3把，「漆工雖然趕不上工廠，但音色還是相當好的。」何璇還說，有一位



■多次進入和平村的老人何璇。記者徐悅攝

戰俘知道她喜歡畫畫，曾送給她一幅水彩畫，畫的是戰爭過後的碉堡，很淒涼。這幅畫目前收藏在和平村展覽館。

何璇還回憶，當時姐姐何瑤珍參演了反戰話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俘虜們坐在台下看，康大川充當翻譯，許多人都看哭了。戰俘們也演戲，不過因為是日語，她聽不懂，但在日俘中反響很好。何璇跟當時的幾個女俘虜走得比較近，她說：「常常看到她們在織毛衣，她們一看到我們就會哭，我聽不懂她們說話，但我想她們應該是想起自己的孩子了。」

日長者參觀 願「和平不戰」

粟丹是和平村陳列室的講解員，因為英語較好，來和平村參觀的日本人基本都是她接待的，他們都讓她印象深刻。粟丹回憶，曾經有一位日本長者到訪和平村，他看得非常仔細，邊看邊抹眼淚，離開時，他在留言本上寫下「和平不戰」的美好願景。還有一位40歲左右的日本人到和平村，參觀結束後，她向粟丹深深鞠躬。粟丹還收到過日本遊客寄來的明信片，上面寫着「願中日友好」。



■和平村講解員粟丹。記者張文斌攝

